

理论病理学

——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症状

· 刘云杉 著 ·

Lilun Binglixue—Xiandaixing Shehui

Lilun de Zhengzhuang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理论病理学
——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症状

· 刘云杉 ◎ 著 ·

Lilun Binglixue—Xiandaixing Shehui Lilun
de Zhengzhuang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论病理学：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症状 / 刘云杉著.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307-16978-4

I. 理… II. 刘…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4852 号

责任编辑：刘延娇 — 责任校对：刘丹丹 版式设计：田新培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25 字数：120 千字

版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6978-4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由“中国青年学者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学术精品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学术精品文库》是由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www.xscblm.org)主持编撰,面向国内、国际市场出版传播,代表国家社科学术高端水准的系列出版物。

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www.xscblm.org)成立于2014年3月,是由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著作出版、学术成果传播等机构自愿组成的一个集专业性、学术性和协作性于一体的学术出版共同体。联盟发起单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和众书网,目前已有包括社科院系统、高校及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知识资源互联网传播扩散与增值服务平台、专业学术成果评价与出版传播平台等在内的成员单位400余家。

2014年3月,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启动“《中国学术精品文库》国际出版传播工程”,通过广泛征集、严格审评,集中筛选出一批能够反映我国当代学术最高水平、适合面向国际推广传播的优秀成果,严格依照《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系列标准,收入《中国学术精品文库》进行出版,面向国内、国际同步出版、传播,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学术精品文库》国际出版传播工程”依托于中

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制订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系列标准、众书网搭建的“国际化按需出版数字传播平台”，坚持严格评审、规范出版、国际传播的原则，主要面向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遴选、组织出版《中国学术精品文库》，以此为带动，实现一大批优秀中国学术著作规模化、集约化、低成本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探索出一条新路。

《中国学术精品文库》遴选作品，坚持正确导向、突出国家水准、注重科学管理、服务专家学者，倡导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格。重点支持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支持有利于推进学术研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支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支持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抢救和整理，支持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建设。《文库》按学科方向规划为14卷：哲学卷、社会学卷、经济学卷、法学卷、教育学卷、艺术学卷、文学卷、历史学卷、理学卷、工学卷、农学卷、医学卷、管理学卷、语言学卷，优先选择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或在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著作，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统一装帧、统一出版。

学术研究水平的国际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地，学术出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优秀文化成果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各个学科领域最高端、最新颖的学术研究水平，加强学术著作出版，提高学术著作出版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到学

术研究领域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成果的积累和传播，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同样关系到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学术精品文库》国际出版传播工程”是一项助力中国学术精品“走出去”的系统工程，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为繁荣学术研究事业添薪加火。

中国学术数字出版联盟

“规则”之外——社会理论研究的别样视野

常宝（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正如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过的那样：“在我们爆炸性增长的文化背景下，今天收费高的是摄影师，而非艺术家。”^① 技术革命带来的飞速发展已经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背景：如果不能发现某种批评，那么认识就仅仅局限于最为肤浅的表象。批判主义在社会学、文学和历史学之中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文化批评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而被生产。当然，整个 20 世纪呈现的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经历了若干的波折，其关注的重心也已经从战争与和平转移到描绘更为细致的公共领域。如同当代的电影艺术或生活方式一样，社会研究也应当同其他流行的文化形式一样，被赋予在有限的背景下释放可能性的潜力。这无疑意味着一种表面上存在机械复制文化的形态。那么，既然将批判的方法作为一种能够深入社会肌理的方法论，那么同样也就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流行。这种流行在本雅明那里正是一种可能性的体现。这也就意味着，当今存在的社会理论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关于批

^①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断裂的年代：20 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47

判的需求。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已经成功地充当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形成的重要纽带。随着社会理论走向前台,它所拥有的“黑箱”也就愈发明显:它被置于研究本身之外。在科学学、哲学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并没有将社会理论当作研究对象的方法,它的客体性被无情地忽视了。社会理论所占据的空间,正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真实,这意味着其中充斥着跨学科的反复融合、交锋和相互理解。而在此前,承担这些任务的并非社会理论,而是更加传统的学科。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假设,社会理论在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永恒的。我们社会理论无条件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想在现实的变幻中把握住一种根深蒂固的真实,来容纳思想无休止的混战。

在对公共领域的抽象解析之中,使得社会理论占据了研究核心的角色。在帕特里克·贝尔特看来,当今活跃的社会理论家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持有着批判主义的立场,即使他们对待批判的态度大相径庭。^①也正是如此,社会理论的作用就像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社会理论中的理解趋势正在反复作为社会科学中争论先导的形成者。更多情况下,公共领域的论题最初都是从社会理论中被引发出来的:公民与政治身份、消费与大众心理、教育与阶层,这些论题不仅仅丰富了社会理论的内涵,更多地使社会理论占据了更多的空间。这种对学术空间的占有,正是本书所着意揭示的。

关于社会理论存在病理之研究,正是一种关联于社会学,

① 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9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与方法，而又不断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回应的方式，因为在本书看来，社会理论本身就存在着这种性质。相关领域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围绕着社会理论为何存在及其如何作用的。这对于其“科学性”的定位重新引起了争议，这同时启发着社会理论并不是一种限于学科界限的理论阐述形式。也许，关于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边界和定位仍旧是模糊不清，甚至是饱受争议的。但作为一种关于知识的存在方式，它不断启迪我们产生关于文化和社会真实的思考，以及告知当下时代的我们什么是不合时宜的，而什么是必须要捍卫的。

是为序。

自序

刘云杉

记得有一句名言说：不要习惯我们已经习惯的东西。尤其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当中，要打破惯常思维的主导权，我们就必须要求自己反思、再反思，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我认为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是这样变迁的。

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时空关系，我在这些话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愉悦，也决定了我的写作方式和理论立场。这些论题的一大相同之处，就在于并不需要我们一定要应用某个学科的理论思维和知识，而是涵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无数的领域，这既是艰巨的挑战，又是令人兴奋的动力，值得一生去追寻、去摸索。

没有人能够知道社会理论将会在未来去向何方，作为一种理论运动它也许会变得不再引人注目，或者现在只是方兴未艾。我们只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但不会知道何时才会过去。我们只能做到在这个已经露出曙光的岸边徘徊，也许我们不能奢求所有人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但我们都愿意共同分享某个方向也许会带来的柳暗花明的前景。我们能做

的，只有认识到并尽力摆脱自己狭隘的观念、知识和思维习惯。也许只是海底捞月，也许需要重整旗鼓。一切都交给历史吧！

杰弗里·亚历山大说：“伟大的理论看起来多少都是含糊的。”当然作为一名尚未初窥门径的初学者，我自然不敢为自身这样一点理论尝试辩解。也许只有历史能够说明这本书将处在什么位置，希望多少能为同道中人提供一点批判对象或启发。与我们中华民族一同在精神上的崛起，这也是我希望身体力行的中国梦。

感谢你们一如既往地爱着我，前面永远都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	01
29	第二章 社会理论的症状	
	第三章 时间病理学	81
148	第四章 空间病理学	
	第五章 迈向后现代的病理学方法	177
185	参考文献	

第一章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

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语言降到了生活中的问题……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他们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

一、现代性的透镜？

批判理论旨在形成这样一种形态：通过对既往理论的综合和对权威的消解以搭建现实性的维度，这是与现代性世界的深入程度成正相关关系的，并且与批判理论的反抗程度成正相关关系的。众所周知的是，对社会理论不断进行重建的要求都在学术场域中树立自身权威的过程中被同化了，这正是现代性的后果。传统理论，包托批判理论在内都没有脱离

这个窠臼。尼采将“可塑权力”作为超人潜质的重要能力，对人能够超越过去抱有极大的热情，对于这种权力的表达在常人眼中更多被理解作为一种本能：治疗伤口和重新铸造精神。批判理论旨在在现实的多数中达成这一点，也仍旧是不可能的使命。

作为社会理论的先声，批判理论开始认识到了学术场域给自身建构带来的诸多限制，并且在不自觉进行着学科整合的实践。在批判理论的身后，现代性对社会的全面重构进入了新的阶段，故而反抗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可以为了挣脱锁链而呐喊，而今天却失去了呐喊的对象。”

社会理论作为人们对社会总体进行理性思考和反思的产物，其与“社会”范畴的兴起是不无关系的。因此，杰拉德·德朗蒂在考察社会理论时，将其起源追溯到了盛行于16、17世纪的社会乌托邦主义。通过托马斯·莫尔等人的努力，乌托邦赐予人们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个体的努力可以创造出新的社会事实和一种新的政体（杰拉德·德朗蒂，1996）。基于这样的愿景，“社会”概念的话语以一种批判的形式从“乌托邦”叙事中开始萌芽。到了霍布斯、洛克生活的时期，通过对“社会”政治功能的强调，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被写入“社会”范畴之内。

早期表现为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之所以可以被当作是社会理论的雏形，在于它们关注对于时代主题的跨学科的整体解释力，而其具体形态是由现代性当时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这一点所决定的。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开始关注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社会风俗、习惯等社会客观现存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社会理论的出发点也开始由原来的政治统治的整体性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进行转变。而政治方面的自然法和政治正义问题也被融入其中。

当启蒙运动进行到高潮时，尤其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的力量摧毁了当时的社会构架，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展开来表现为与传统相对立的、与以往不同的现代“社会”的感受。这是一种断裂，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社会学的产生就来源于人们对这种断裂的强烈感受。当这种感受伴随着社会学的传播开来，人们开始察觉到：现代性是一种全新的话语形式，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法学理论，或是历史学的观点都不足以说明这种话语形式的本质。通过启蒙的持续进展，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知识构架对社会范畴已经丧失了以往的解释力，一种整体性的呼吁开始在理论运动内部萌发。

现代性对社会领域的侵入伴随整个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孔德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并第一个对社会本身的性质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布莱恩·特纳，1996）。他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构建了致力于将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通过斯宾塞、涂尔干对孔德的继承与发展，一种将社会客体确定为客观性的社会理论传统产生了。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立面发展起来的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则通过韦伯、齐美尔等人的努力，将社会行动规定为以意义为核心的主观性。

在两大传统在社会主体层面上争论不休时，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开始冲击以上两大传统所维护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批判理论将社会主体确定为了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

的实践。对群体交往能动性的重视为一种能动的社会批判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理论的重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一时期，经过短暂的以米德为代表但对社会理论具有深刻影响的微观转向之后，很快综合了欧洲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统一了当时在社会范畴内的理论纷争。但是，走向神坛的宏大理论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便被它的反对者推翻了，社会理论不断地在二元对立的论证中积累自身的理论基础。

在这之后，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发展，现代性完成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垄断，推动了社会范畴内容的进一步丰富。“现代性”概念也从不言自明的研究对象转向了前台，成为实际社会诸场域的控制者。对现代性的研究也开始从局限于不同场域的碎片转向对现代性本体的解释。由此，人们发现原来的以现代性为解释背景，致力于关照“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已经无法满足不断扩展的社会范畴的解释要求。

因此，一种以现代性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综合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新的社会理论诞生了，而将现代性从研究背景转变为研究对象这一任务的完成则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现象学、解释学等共同推动的。在这一大转变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批判思维，当代哲学与人类学则参与塑造了当代社会理论的不同语境，现象学与解释学的加入为当代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突破其他知识壁垒的渗透力。这让社会理论不再仅仅从社会学中汲取塑造自身的营养，而是以更广阔的视域和空间来考察和融合以往被人为划定的边界所肢解的社会科学。以整体的现代性本身为研究对